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熙朝快史 第六回 談時務布衣上書 貪賄賂文人無行

話說夢花到得京城，就寓在年伯周志魚家中。這周志魚雖與林府有年誼，卻未與夢花相識，然其為人慷慨好客。前次翻清到京，一見之後，極相契合，堅請翻清到其家中，被汪笑春再三留住，因與翻清預訂，後次到京，定要住居他家。此次夢花進京，先去拜他，志魚見係翻清世交，便也留他住下。夢花暗想：我和他敘年誼，他見了倒也平常，後說和翻清有世誼，他便十分的要好，這週年伯為人真是比眾不同，怪不得人皆叫他鐵肚腸御史，即此一端，便可想見他的古怪了。當下夢花住下。過了一天，取出翻清的信札並那奏疏來，遞交志魚。志魚見了，極口稱贊，對夢花道：「現在國家正要節省糜費，這汰冗員、裁兵額兩條，咱們衙門早經會議過來。」

那清旗籍，除漢軍兩條，從未有人說過，這項糜費甚大，最是無謂。翻清即請以旗兵開屯，真所謂一舉兩得。至於漢軍，本是漢人投旗的，目今生息愈繁，耗用愈大，清理期檔、裁撤漢軍這兩項果能實心辦理，每年節省口糧倒也不少。洋煙貽害中國已數十年，一時也禁絕不來，翻清請加重煙稅，嚴定煙律，亦是急則治標的意思，其所擬律令，如讀書人吃煙，發覺後斥革科名，做官的吃煙，加倍問罪，平民吃煙，罰作苦工，俟戒淨煙隱發放，再犯加等治罪，其已經有癮者，限三個月戒淨，限滿未戒，照前律治罪，輕重允當，足見慮周藻密。」夢花道：

「這事辦理頗不容易。」志魚道：「他疏內說是責成保甲局兼管，倒也省便。且家長鄉鄰有意容隱也有罪名，這件事若能奏准，照此辦理，必有成效的。」夢花道：「疏內那件別服色一條，說到婦女纏足的事，未免其細已甚。」志魚道：「這事雖小，關係卻也不小。好在他立言得體，不過說是男子已改旗裝，婦女猶仍惡習，上戾尊王之心，下背從夫之義。此等說法，倒也無傷大雅。」夢花隨問道：「這屯田一條，固屬良法，然要旗兵去做，此輩平日舒服慣的，那裡肯去呢？」志魚道：「這亦不難，現在各處都有曠土，就各省的旗兵辦各省的屯務，無運載之勞，無跋涉之苦，豈有不願的？總而言之，這本奏疏，件件是當今急務，過幾日吾便替他封奏。足下通信時，煩為轉致便了。」

夢花答應。談了一會，夢花僱了車出門拜客。傍晚回寓，家人劉榮稟說：「汪大老爺來答拜過了，先說要拜會，後小的回他拜客未回，汪老爺留得名片和信在這裡。」說罷呈上。夢花拆開一看，原來笑春有個令妹，年甫十八，美而賢，尚在待聘。

笑春慕翻清才學，要和他結親，特求夢花作伐。夢花看過，信因考期在即，暫時擱起。到了會試過後，笑春又來拜會，將這事申說了一番。夢花隨寫了一封信，連汪府八字，專差寄去。

康老太爺因路遠，迎娶不便，尚在遲疑，後來夢花復信說：

「汪府肯送親到南邊。」康老太爺方才應允。

這且按下不題，再說夢花會試榜發，居然聯捷了進士。復試過後接連殿試朝考，夢花的詩文雖好，楷法卻不甚佳，所以這兩場都考不起。引見後，欽點即用知縣，掣簽在甘肅，是極遠的省份，回得家來，打些人情，趕緊領憑赴省。那甘肅藩司孫傳煦和夢花的父親是會榜同年，從前同在翰林院當差，極相投契。當下見了夢花年歲甚輕，儀表不俗，心中便十分喜歡，時常叫他進衙門來談論。夢花本是輕俊伶俐極會揣摩的人，見藩司如此賞識他，他就格外留心地方公事，見了藩司，賣弄本事，高談闊論，他不管說得到做不到的，裝出一腔要做好官的樣子。孫藩司愈加稱贊，早想給他一個美差使，恰好遇著禮縣知縣丁艱缺出，藩司當日掛牌就著林琪署事。札子下委後，夢花異常得意，便到各衙門謝委，一面寫家信，叫兩個家丁回南接家眷，並請趙子新回來，一面準備上任的事。一時同寅的曉得他是藩司的年姪，到省幾個月便得了缺，有的說道：「是年紀太輕，怎好便做父母官？」有的說：「是年紀雖輕，很會辦事，倒也難得。」看官，你道說他好的，是真好麼？這是和他往來，得他吹虛過的。說他壞話，也非潔清白好，真是見識，不過是趕他不上，因而妒忌他的。這都是宦途習氣，千古一轍，無論正途、捐班，到那地步，自然失了本來面目。吾到記得一件古事，來說給與眾位先生聽：

某省有四個候補人員，這四人姓名吾也不必提了，一日，正在聚賭，興高采烈的時候，忽聽人說：撫台夫人仙逝了。四人連忙起身，要去慰唁。辦禮物的商量禮物，穿衣帽的告借衣帽，手忙腳亂的時候，又聽說是撫台的太夫人故了。這四人就說：「不要緊，咱們過兩天去罷。」停了一會，有人報來：是撫台自己身故，前言多是訛傳的。四人倒嘻嘻笑笑，依舊賭博，弔唁的事，就也絕不提，拋撇在九霄雲外了。

看官，你道是什麼意思？起初聽的是夫人，這是撫檯面上，奉承到好看，就博得上司喜歡，四人所以急忙要去。後聽得是太夫人，這是撫台要丁艱去任了，所以就不打緊。然恐起服後仍到此地，尚有後日的情面。至他自己身故，這是到底沒想頭了，所以這個念頭就像冰炭消泮的一般，已注念在後任官的身上了。古語道：「炎涼世態，頃刻便換。」只此一端，已可概見。

閒話慢表，卻說夢花到任，初時想做個好官，博些名聲，無奈胸中只有時文數百篇，毫無實際，到了後來，利心愈濃，見了黃的白的，這方寸上把握不定，就將好名的心拋開，專在銀錢上做工夫。兼有子新管了帳房，和他在外面張羅，夢花投其所好，十分信任。一日，和子新兩個商量調補的事，正在說那個好缺，那個苦缺，那個缺到手須費多少費用，說長論短，興致極高，外面門上拿進手本一個，說道：「是本地紳士要拜會大老爺，有公事面商。」夢花看那手本，寫的是：「治愚弟胡本杜頓首拜。」子新道：「這人姓名很熟。」想了一會，道：「是了，這人是本縣廩貢生，做過西和縣學教諭，現捐得候選同知在家，專喜包攬詞訟，結交官場，此來必有原故。且請他進來。」

隨叫門上引進花廳。

夢花見了，看他年紀有六十光景，圓眼虬髯，形容醜陋。

夢花心知他不是好人，寒暄了幾句，遂問道：「老兄此來，有何見教？」本杜道：「有一事懇求。」隨自靴頁中取出稟函一封，遞呈夢花。夢花折開，見有銀票一張，計規銀五百兩，就將信收藏不看，也不問這事情由，對本杜道：「領教。」胡本杜起身致謝，隨即辭別。夢花送出花廳，回身到僉押房內將信取出，細看情由。原來本地有一富戶周姓，分產不均，親友不能調處，將要涉訟。周大送銀五百兩，求夢花偏袒。信中所說，無非要他賞收這銀，及一切感恩圖報的套話。夢花看完，將銀票收藏，拿了信到帳房和子新商酌。子新笑道：「此事容易。」就向夢花耳邊說道：「只須如此，如此。」過了兩天，周大的弟果然呈上狀子來，說的是其兄欺凌弱弟，吞沒家產，求伸冤等語。夢花就叫差役伺候升堂，傳喚兄弟二人上來。其弟將呈子話申說一遍，其兄只是不語。夢花問了幾句，隨喝週二道：「看你哥哥人極忠厚，他是個家長，家政應是他管，你告他，就是少凌長了。」週二道：「生員豈敢凌哥？哥只是哥，哥欺侮我太甚。」

夢花喝道：「你錯了還不自知，還要在這裡糾纏上文？你是個生員，應知道做文章要審題目，你題目先已審錯了，還要一遍一遍敷衍不清，有何意味？」

週二聽了，目瞪口呆，一句也說不出。夢花將呈子擲還，申傷了幾句，重複勸解了幾句，隨即退堂。其弟回到家中，暗想道：「今日這事有些蹊蹺，那廝烏官並未問個明白，便將我屈罵一頓，後勸戒我的話，又說是此事總可商量，看來那烏官莫非是要錢的麼？我哥哥想必是使用銀錢了。」想了一會，跑出門來，正撞見韓老五。那韓老五是個走狗，專喜出入有錢人家，管些閒事，吃些白飯，平時和週二官交好，要使錢的時候，周大官不肯應酬，週二官必私下借給他，以故二官有事，韓老五必代為打算。

那時二官出門，滿腔心事，神色匆匆，望前只管走，韓老五叫了他兩聲，始經看見。韓老五正要問起官事，二官忙接了到煙館，開燈躺下，將那事細說了一遍。韓老五正在發癮，只管吃煙，一連吃了十數隻，精神方能振作，便說道：「我正要來和你說

知，吾今早在衙門前吃茶，打探得這個縣官是要錢的。

老大已經托胡老頭兒進去，送銀五百兩。這官司要贏，須多費錢了。」週二官道：「我也要送他銀子，沒人進內說話，你可有門路麼？」韓五想了一想，道：「吾聽說林知縣有個妻舅趙子新，他的話極見信驗。外面要通賄賂，都由他一條門路，不如去找尋他。」二官道：「你可認識他麼？」韓五道：「我卻不認識，我好去托人找他便是了。」